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一七・史部・紀事本末類

籌辦夷務始末二百六十卷(道光八十卷咸豐八十卷同治一百卷)(咸豐卷二十二至卷五十五)

〔清〕文慶 賈楨寶 鑒等纂輯

2F35/07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二

咸豐八年戊午四月。而于直隸總督譚廷襄。會場侍郎崇
綸。向閣學士烏爾根泰。直隸布政使錢忻和奏。俄夷遣人
復來投文。當即譯出。內稱分界一事。未蒙照准。業已行文
伊國辦理。至進京。係從前和約載明。未便更改等語。臣等
伏查該夷欲以黑龍江。烏蘇哩河。綏芬河為界。不以興安
嶺為界。意在占我江左地方。昨已言之鑿鑿。今文內不復
提及。僅言行文伊國辦理。難保非因此處堅卻。即在彼處
滋擾。以圖遂其所欲。應請

密飭黑龍江將軍。確查防備。至進京之說。臣等初次接見。即經據

奏摺卷之二十二

一

理駁斥。該酋無詞可答。嗣後來文。不復再議。茲因分界未
能釐其所說。曉曉置辯。是明知斷不能允。堅執要求。詞氣
之閒。漸露強強。蓋謂更改和約。是我理短。藉為脅制之端。
原不難再向申明。以破其固執。第該夷竟不在進京。而在
分界與通商兩事。今通商一事。臣等告以已蒙
恩准。令其前來商議。尚未將全給五口之處。遽行宣露。該夷即不
再說。緣味皆欲增加口岸。伊可因利乘便。故獨力爭
分界。尺寸皆我疆宇。安可遽就。惟從前本有未分舊界。有
無以河為限。尚可酌量之處。臣等未能懸揣。伏乞
訓示進行。味夷僅止通商與賠補兩事。未曾全行議定。其人較俄

夷忠厚。言頗近理。而多疑多執。仍須接見。再行開導。至
昨二晚。昨經給與照會。尚未見應。近日續到火輪船八隻。
連前共計二十六隻。又有帆船三隻。內除大火輪船。不能
駛進欄江沙內。其餘水不重。皆可直抵礮臺邊前。臣等
揣度該夷等。必將各船排列。恃強恐嚇。然後行文約日回
應。以肆要約。未必來見。昨已囑令味夷轉圖。尚無消息。大
約味夷之事一定。則英俄亦必可商。惟味夷所求瓊州。潮
州。臺灣。溫州等處。未經全允。而賠補一款。更為狡執。英俄
所望尤奢。事處兩難。實屬萬分棘手。俟接見味夷。相機駕
取。

奏摺卷之二十二

二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譚廷襄奏。俄夷不遵與安嶺分界舊約。欲另
以烏蘇哩河。綏芬河為界等語。當經諭知譚廷襄。告以與安嶺
分界。載在會典。其烏蘇哩河。綏芬河。此間無從知其界址。難以
懸斷。黑龍江現有欽派大臣。仍應到彼查勘。諒譚廷襄等。接奉
此旨。當已妥為曉諭。該夷既稱已行文伊國辦理。其所稱木拉
幅葉幅。自即係木哩。斐岳。幅。覽。奕山等前奏。似分界一事。已歸
木前經理。本日已諭知奕山。如其真心查辦。即與秉公會勘。儘
詳意優占。亦祇能隨時防範。普提推延之意。既以分界為重。務
當以此事斷不能在津議定。實緣道遠無可懸揣。並非推諉。
至未分界址之地。止有烏特河一處。上年給該夷文內。亦經允

其查辦。其現在所稱各河。必在黑龍江方能查知。如果該首所言有理。英山亦必不強駭。若不論情理。則天朝疆土。豈容尺寸與人。即如該夷地界。肯令他人侵占乎。至遼東之說。亦未必是其本心。不過因從前曾有遼東之人。欲借此誣我廢棄和約。不知雍正九年議定章程。皆為該國貿易人來京而設。並無使臣遼東之例。況由張家口陸路而來。亦無由天津前來之事。何得謂我廢棄和約。該國通商。尚止恰克圖一處。道光三十年。已增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今因該夷前來說合。一番好意。復許其海口通商。此皆從前條約所無。今反責中國廢棄條約。其優待於條約之外者。豈不知耶。我中國以仁義待人。從無失信之事。

嘉慶二十三年

三

又

諭前因俄羅斯知照理藩院文。有本哩斐岳幅。由額爾口城赴黑龍江松花江之語。諭令英山遵照前奉諭旨。會同查勘地界。現在著提雅琴。因為英山二處。說合廣東犯順之事。同來天津。俄夷欲在廣東等處海口通商。已命譚廷襄許之。惟地界一事。必

得秉公辦理。方為妥協。茲據譚廷襄等奏。俄夷欲以烏蘇哩河。綏芬河為界。不以興安嶺為界。其意實欲占海濱地面。並聲言業已行文伊國辦理。其情殊屬可惡。今譚廷襄告以地界一事。現派大臣在黑龍江會同查勘。天津不能知悉情形。難以懸斷。但恐本哩斐岳幅到俄。在彼處使權。以圖遂其所求。自應密加防範。現在英山。喀喇喀三國船隻。尚在天津。英山二處。在廣東犯順。占據省城。此次情形。尚形榮警。俄國既願從中說合。特令譚廷襄等。以禮相待。並允其海口通商。原屬格外加恩。惟該夷貪得無厭。入於地界一語。言語反覆。懷本哩斐岳幅前來會勘。英山當查照從前界牌。與之判別。不可違就了事。致開後患。至著提雅琴所稱之烏蘇哩河。綏芬河。距興安嶺遠近若干。是否從前未定之界。確切查明。詳晰具奏。俄夷來文二條。著鈔給閱看。

嘉慶二十三年

四

丁未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黃宗漢奏。與甘王結德面商。不特上游有警。閩兵不能多調。即該夷近在同城。亦未便以調兵助粵。使之藉為口實。惟有密飭下游漳泉一帶。與粵疆較近之營分。共抽調二三百名。以護送關防印信為詞。隨行入粵。一到潮州。再行察看。分別去留。臣於過泉州家門時。即遣親友。為招募神射槍手。挑選精壯。教練步伍。以一人管帶五十名為率。共豫備一二千名。亦俟臣到潮。察看情形。

再行飛檄調往。至臣此次赴粵辦理夷務。自宜順道採訪江浙福建各口情形。及粵東近事。途中先與隨帶各員熟籌。庶幾稍有頭緒。茲查上海及福州夷商之開設行戶。搭蓋棧房。固已十倍於前。買賣至為熱鬧。甯波廈門次之。惟原其故。雖斤出自江浙。茶葉出自崇安。商販之徒。皆樂於拾遺就近。以省盤川關稅。況各該處地方官。於該夷貨地。建樓等事。與前定章程不符者。亦一任所欲。未嘗與較。而廣東官民。必與四口獨異。未有不激成事端者。現在該夷入得隴望蜀。臣於

召見時。曾經慨乎其言之。以為外夷之餉稅。必旺收於粵。聞方為

奏稿卷三十三

五

國家之利。否則得一步。進一步。伊於胡底。臣在蘭谿泊舟時。接到二月十五日滬信。知該夷公使已到上海。接聞江蘇撫臣據大學士裕誠咨文。轉為照會。已知二月十七之期。並無另派大員赴滬。與之會議。仍令回粵聽候。臣查辦。各公使尚默無舉動。只探聞有欲赴天津之說。至近日滬洋所到大輪船。內有浙江候補知府薛炳一員甫到。據稱粵東業已通商。其關稅仍交監督存庫不動。各鄉團練。並無勦夷之心等語。迨抵福州省城。即接到調補番禺縣現署增城縣黃光周。專丁齎到本年二月十一日來票。亦云上年底已開辦。該夷現仍盤踞省城。民夷尚為相安。與薛炳

之言相。查該夷所重在利。既已令開關。則已得逞其欲。而稅項仍令存庫不動。分明以通待務。為將來謀求地步。鄉團既無關志。辦理尤十分棘手。惟另由福建省商人處。鈔得粵東二月間兩信。一云羅龍二紳。及各紳如會。暗中招募義勇。及番勇九十三鄉團勇。務嚴逆夷。如各義勇中有臨陣被害者。給卹銀二百兩。被傷殘廢者。給養傷銀五十兩。仍養其人終身。一云文武官兵。見夷如虎。任聽所為。並無戰心。惟合省紳民不服。必與一戰。方得結局。現各處紳耆團練。及勸捐軍餉。以便將來舉行各等語。果爾則必羅停衍等。於奉到寄

奏稿卷三十三

六

諭後。欽遵激勵。已有其機。臣到杭州時。捐給銀三百兩。奏明札委候補知府楊從龍。徐應善。改裝易服。搭坐火輪船。先行赴粵。原令其馳見羅停衍等。而投信云。令其相機而動。計此時當可抵粵。該紳等。再得臣及隨帶之粵紳郎中梁元桂等各信。必益迅速進

音舉行。使該夷知所懲創。其前奏編修張鳳學一員。亦令其由滬搭船赴粵。並先在上海探探夷人。此若背約犯曉。其意究竟何居。該編修自前年臣派赴上海。先復縣城之役。往來滬上。與各股商。至為熟識。若由華商暗向英商處探訪。亦可得其端倪。自來禦夷之策。務在揣得其情。然後可以制

其元命。今臣與張慶學約。若探得確情。即先行飛信前來。然後搭船赴粵。距今多日。未見由滬來信。恐因道路阻梗。書信或有浮沈。而將來到粵會晤。果有確情。再行密摺具奏。

硃批知道了。

戊申。直隸總督譚廷襄會場侍郎崇綸。內閣學士烏爾根泰。直隸布政使錢忻和奏。現在英俄陽示其惡。味俄陰濟其奸。強弱不同。其為貪得無厭。則均歸一轍。英俄自照覆以後。兩日絕無音信。或令小船赴暖臺左右測探。或令小船至河口附近窺伺。忽來忽往。並於哨船經過。開放空槍。

奏稿卷之三

七

又在水邊立標打靶。不時挑釁。臣等一以鎮靜處之。若不聞見。仍密飭將弁兵勇嚴整以待。日分成出隊。以壯軍威。俟伊文來。再行酌量。至味俄情形相依。俄首欲占我江左地界不遂。其意似決絕。臣等兩日不與通信。昨即遣人來邀委員說話。已令卡賓書前往。告以對答之語。就勢探問。味首約於二十九日。見面呈進國書。屆期忽來知會。公使偶病。另派副使前來。不敢請

欽差接見。有話與臣錢忻和面晤。當據呈遞公文。其中仍將臣等未允之事。復行曉諭。經臣錢忻和剴切開導。並經臣等將所以可允。及所以不能允之處。分晰照覆。其國書一事。據

云須按平行之禮回函。見有上諭。方肯呈遞。以解從前拆閱發回之辱。祇候諭旨遵行。

奏稿卷之三

八

譚廷襄等又奏。俄夷之事。先已飭令委員卡賓書前往探問。茲據回稱。該首初見。仍言分界之事。答以占我土地。不敢奉請。該首復稱。伊願派人前往黑龍江會勘。公商妥辦。惟現無船隻。難行水路。必須由恰克圖前往。方能迅速。務求允准。伊即照辦。臣等復思該夷所請。獨分界一事。若堅持不決。必致挑唆。英俄生事。似不如即准其由恰克圖陸路前往。沿途隨從。不過數人。易於照料。且該國換班學生。向俱由彼進。似尚無甚大礙。此事一了。則別事皆可令其說合。較為有益。可否請旨遵辦。至英夷之事。俄首仍云。一二日內。恐致有事。究以和好為宜。該委員答以中國因貴國說合情面。不先開戰。日日嚴備等候。該首復云。英俄所求。最要在進京一節。若有要事。或隔數年。准其到京一次。隨從不過數人。中國何畏何懼。如將此節應允。伊即出頭了結別事。否則不能開口。務須速給回信。以免參商。臣等復思自辦理夷務以來。五口通商。適有所求。往往推往廣東。而廣東又置之不答。適延紛飾。不將實情

上達。遂致散而至此。將來俾否。正恐不一而足。從前西洋人南懷仁等。有終身在欽天監當差者。今伊等祇請數年一次。或有要事。方散至京一次。如止隨從數人。或約定行走陸路。不准取便天津海道。但能妥為駕馭。藉弭邊患。未始非撫夷之一策。

練批。卿等知其一。未知其二。俄夷之由旱路。竄窺伺喀爾喀。以遂其將來蠶食之謀。嗾噶之請隔數年。或有要事。進京一次。迥非昔時可比。言似近情。心實巨測。蓋昔時住京洋人。因學算法。操縱由我。無慮為患。今則來去自便。貪得無厭。若只顧了局。終有隱憂。況既准進京。則粵省欲差為贅。非但不似葉名琛之激烈貽咎。求似者英之目前達就。尚不能也。仍另有函。

奏發給未奉三

九

諭軍機大臣等。詳延襄等奏。體察夷情。現籌撫款一摺。並片奏。俄夷欲由陸路赴黑龍。沿邊代各夷。要請進京等語。已將斷難准行之處。於原片內詳晰批示。俄夷以現無船隻。水路難行為詞。顯係知我意在達了。故為迫促之語。分界一事。已越數年。該夷日久耽延。何此時忽形急切。現已加恩准其在海口通商。則通商自為先務。彼處之事。現有木哩斐岳幅經理。該夷若能寄信伊國。東公勘辦。固為妥善。否則不必與聞。竟將通商事宜。赴各海口妥為料理。得需利益。亦不負天朝加恩至意。分界一事。查勘需時。恐其耽誤通商。可將此意告知普商。竟不必派人親

往。至外國人進京。皆係朝貢陪臣。若通商各國。原因獲利起見。近年海口事宜。均在廣東定議。即康熙年間。與俄夷會議互市。亦均在邊界定議。從無在京商辦之例。該夷來京。無論人數多寡。中國有何畏懼。實因與體制不合。上年普普請許來京。尚且因接待禮節。向無章程。令其停止。何況噶爾丹。兵犯順。尤非恭順之國可比。此次准其接見大臣。已屬格外。豈能再准進京。現在減稅增口。大皇帝優待外國。已盡其道。普商若不說命。只可聽噶爾丹。如不講道理。中國亦不以禮待。謹延襄等。亦已盡其力量。不能再辦矣。噶爾丹等。以獲利無多。更有奢望。總告以不能再行奏請。其權總在廣東。即如減稅一事。可多可少。

奏發給未奉三

十

非天津所能定議。總須與廣東新任欽差商議也。味喇堅欲速開。前已准其呈遞。此次必欲見有上諭。方肯呈遞。著譚延襄等。告以天朝體制。凡非朝貢之國。書往來均有定式。從不加以傲慢。況今味喇。復以禮來。我以禮往。儘可毋庸疑。譚延襄等。可摘錄此數語。以示該夷。告以奉到諭旨。可也。總之夷人要求。斷無養足。上次到津。即係開列多條。迫酌允一二事。亦即回帆。此次情形。雖屬不同。而詳細章程。豈能在津定議。即如稅則輕重。貨物貴賤。非各海口不能知。廣東福建。添設小口。亦必須到彼察看。地勢。始能指定何處。不過天津已許之事。天朝斷不食言。其詳細節目。尚待外省商定。而大局決無變更。即為定見。若

必悉達所欲。務令暢然意滿而去。恐其斷無此事。譚廷襄等應承指授機宜。諒不致變其恐嚇。稍露畏怯之情。故該逆窺覷愈肆。謀求也。

譚廷襄等入奏。味首自照覆後。尚無消息。俄首既來探問。自應即用俄首說合。遂於初二日。約令俄首前來。公同接見。該首仍言分界。及製造槍礮。焚燒夷園等事。經臣等再三開導。以分界非勘不明。黑龍江既已派人。儘可在彼東公商辦。何必在此了結。其製造槍礮。知是好意。現不需。無須多此一舉。焚燒夷園。係屬小事。既已許給海口通商。獲利不少。毋庸再議。該首應允。即照昨議辦理。至味首之事。該首甚為作難。據云。味首所重。惟遇有要事。准令至京。折述一節。蓋因歷年推委耽擱。每致誤事。今不准常川駐京。不准按年赴京。若遇要事。准令至京。折述。即時定局。若必不允。別事斷難商辦。並稱如願至京。必先行文。俟允准後。啟程隨從數人。自備資斧。斷無別患。若係小事。伊等亦斷不來。言甚迫切。臣等復思夷首至京。原多窒礙。惟現在各省口岸既多。似不可不藉此設法駕馭。以弭邊患。仰乞聖裁。又味首味三國。大抵以口岸及賠補兩款為要。口岸之事。勢須一視同仁。味首如允退還廣東省城。另行請旨賠補一事。甚為膠轕。已令俄首妥為開導。俟其如何回語。再行

奏稿卷三十三

十一

酌辦。

味和知道了。遵京一節。已於前摺片內批示。

庚戌。直隸總督譚廷襄。奏。查場侍郎崇。諭。內閣學士烏爾。春。直隸布政使錢所和。奏。現在俄事漸可就緒。尚未全結。味則合於俄。而潛隨味。自應用俄通味。以制味。遵旨。經權互用。妥為操縱。以期無誤。機宜。惟各夷所求。本無一定。而要皆事事與我不便。不得已從中揀擇。應以維國體。辭復悉為允。即如到京一節。原多窒礙。臣等奏經拒絕。但揣其本意。不過因兩廣督撫。欲以不治治之。且肇釁實情。種種不為上達。累次遲延。推諉。故迫而出此。究係有求

奏稿卷三十三

十二

於我。未為失體。若來機妥為駕馭。制萬里於門庭。下情可通。不致隔絕。隨時辦理。未始非制夷之一策。儻或不恭不順。執其人。數其罪。開關封貨。俾有所畏忌。顧惜。其權操之自我。似較兵至近。幾而復言撫者。其順逆難易。迥然不同。此臣等所以於拒絕之後。因其國語。而從據實密陳也。現因此事不能允准。探聞復有火輪船駛入。欲肆要挾。若謂其必不敢犯。俄臺。臣等實無此把握。祇可刻刻嚴防。靜以待變。伏思味等。廣域未退。報復勾結北上。其情甚悖。不遑勒而言撫。乃

皇上格外仁恩。臣等因上年

歲輔早竣。貧民失業。易於浮動。五口省分。均未綏輯。且海運
方至。牽制尤多。既非用武之時。又非用武之地。因而再三
斟酌。雖俄味以聯。設法羈縻。顧惜一時。遠就大局。非
肯甘心受其脅制。所請之事。如俄夷欲以河為界。占我土
地。業已拒絕。尤為公勘。此外三夷。增口岸。賠損。皆從前
已有之事。該夷貪得無厭。步步侵入。勢難全准。計惟以兵
力拒之。察看動靜。再作轉圜。臣等統觀事勢。現時桀驁情
形。遠難就撫。願以近年辦法。敷衍了事。斷無是理。

謝軍機大臣等。謹延衷等奏。奏情遠難就撫一摺。該夷堅持進索。
不能允准之處。已於初三日寄諭。並批指內詳晰指示。該督等

奏務始末卷三

十三

尚未接奉。又為此奏。未免過涉驚惶。現在俄味兩夷。尚無回文。
其肆意要求之款。正未可知。自應待其回覆。然後斟酌奏辦。諱
延衷等屢以允其進索為請。直似此事一准。其餘遂可不煩。殊
論。豈知進索之請。半由俄夷因不允所請。特借俄味為要挾。究
之。俄味所重者在利。未必全重此事。亦當分別觀之。此時俄味
均未允准。何況俄味。且看其回文如何。如必以實情不能上達
為憂。再可告以此係遠慮。尚在他時。若論目前之事。必須到廣
東南辦。設或日後廣東有不辦之事。尚有福建。浙江。總督浙江
巡撫。皆可請為代奏。不至再有阻隔。其議自竊。然亦須觀俄味
回文。如果堅執。再以此言作為出路。不必先行諭知也。王謂增

口岸。賠損。皆從前已有之事。從前所以認賠者。因中國燒其
煙土二千箱。此次則該夷自行縱火燒我民房。彼在應賠之例。
俄味兩國。均在天津。自有公論。中國認賠。實屬無名。至口岸自
通商以來。十餘年未嘗議增。今已准其酌加二處。該督等何得
謂以近年辦法。敷衍了事耶。歷次寄諭。至詳且盡。諱延衷等。但
當悉心體會。不可急遽圖成。其減稅增口二事。須與言明。俟廣
東事了結後。方能辦理。至欲拒以兵加。亦經疊次示諭。如果該
夷先開槍。斷無不行還擊之理。若我先用武。則彼更有所藉
口。必至肆其鴟張。愈難了結。沿海各省。何處非朕之疆宇。豈能
不通籌全局。該督等慎勿輕聽帶兵將士之言。意在邀功。而不
思後患也。

奏務始末卷三

十四

壬子。直隸總督譚廷襄。奏會場侍郎索倫。內閣學士烏爾棍
奏。直隸布政使錢所和奏。俄味久無回文。臣等置之不理。
惟藉籠絡俄夷。從中說合。乃該首異常狡猾。欲借俄味以
使其私。挾制厄詞。一日數至。臣等不能遂斷為偽。亦不肯
遽信為真。惟有以兵力拒之。默觀動靜。再作轉圜。隨於初
五。即傳令南北兩岸各營兵勇。普律出隊。並飭復路便銳
火器營。一併出隊。直至礮臺。旗幟器械。鮮明整肅。臣等
復至礮臺。親自指揮。海岸十里左右。星羅密布。軍容甚盛。
該夷等爬上桅桿。不時窺探。臣等隨遣員前往俄船。告以

所求之事不能允准。並用言仍向開導。該夷始而忿怒。繼而歛。按云。伊非不為出加。無奈英佛持之甚堅。今因此一端。遂致決裂。未免可惜。以後來船或有阻滯。味夷遂同滋鬧。須泰豫備。該委員告以兩國之事。已有端倪。若因英佛一併耽擱。兩年奔走。徒勞無功。豈不自誤。據云。伊亦無法。且再行文關。說終恐無益等語。臣等察其情詞。仍難過信。惟既稱行文關說。自當留此一路。看其有無轉機。至英佛狂悖無禮。擱江沙內外。火輪船隻。時常出入。倏忽變幻。實難得有把握。

硃批。覽奏均悉。現在總無定局。殊少把握。應俟英佛兩夷有覆信。

奏為始末恭摺

十五

自可酌量機宜。藉以撫馭。

諱廷襄等又奏。再。臣等正在籌摺間。復承軍機大臣密寄。

四月初五日欽奉。

上諭一。道。仰荷。

訓誨諄切。臣等跪誦之下。欽服難言。伏思。臣等奉。

命辦理夷務。原圖綏服。祇因各夷萬分猜忌。英佛在粵。諸省會。擄。

大臣。燒民房。狂悖之情。未曾一挫。深慮其狡焉思逞。而地。

方清運。所關尤要。不能不刻刻嚴防。何敢輕聽帶兵將士。

之。邀功而不思後患。惟有欽遵。奉。

諭旨。悉心體會。鎮定辦理。斷不肯先行用武。急遽圖成。

硃批。知道了。

黑龍江將軍奕山奏。龍谷黑龍江城到都統吉拉明阿。令其速派委員。往探夷商信息。如得有確耗。星速馳報。茲於三月二十四日。據該副都統報稱。是月二十一日。有夷酋央薩枯幅。差人密咨。遞前來。報稱。未哩斐岳幅。業經啟程。現被江水阻隔。約於四月初間。到江。前往奇哈爾各等處。辦理要事。並言。續有開嘴薩枯幅。率領數百人。船下駛前來。如果將軍在此。一切事件。即可商辦等情。呈報前來。伏思。未哩斐岳幅。既有到江確信。自應趕緊啟程。於三月二十七日。攜篆啟程。前往會辦。

奏為始末恭摺

十六

硃批。知道了。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黃宗漢奏。接到翰林院編修張庚學。自港寄來一信。內開。英佛味俄四國夷商。已於初十日至港。日內安排船隻。約計兵船。及大小輪船。有三十餘隻。該商等與各國夷商會議。必要帶兵船。齊赴天津一行。求面見大皇帝。訴陳苦衷。並面訂將來通商。大約動身日子。總在二月底。三月初。並與華商云。此次往北。並無壞意。必求面見。若訴一切。如該處官員極力攔阻。我等只好用武。總要親赴天朝。求見。方達所願。其隨帶船隻。係英佛二國居多。此外味俄不過二船。夷商亦係官卑職小。非若英佛二國之首大。

兵權。又據該華商云。味俄二夷。實係英夷邀來助虐。若能分之使離。以孤其勢。尤為要著。然此是將來辦法。現在最要緊者。該夷到津。切勿拒之太嚴。即有禮節特謬處。亦只好視同僚輩。無庸苛責。苟得一見其所要求諸款。自可令其折回。粵省商辦。僅必拒之已甚。未免激生他故。此在港得之傳聞如是。臣聞該端修與在滬之殷富華商。俱為熟識。此次來信。所探訪各情。恐非無因。惟此信為驛路阻滯。接到太遲。該夷首等。果於二三月間北上。約計此時。本已到津。既為訴苦而來。若至顯惡再三。或得仰邀皇上懷柔遠人厚恩。寬其既往。

奏稿卷三十一

十七

特派大臣賜之一見。妥為開導。使之帖然。有服。折回廣東。候臣等會籌酌辦。

諭軍機大臣等。黃宗漢奏探訪夷船欲赴天津。請勿加峻拒。一摺。所奏與近日辦理情形。適相符合。該夷自二月三十日起。陸續駛到火輪船二十九隻。帆船三隻。均在海口停泊。間有小船駛入。攔江沙內。尚不滋事。亦不騷擾海運船隻。現派譚廷襄。乘輪烏爾棍泰。馳往大沽。與之接見。妥為開導。復派國瑞。乘勒敦泰。帶京兵前往。暗地設防。備而不用。疊據譚廷襄等奏。報俄味兩夷。均未接見。英佛夷船。則僅有照會來往。俄夷所要求者。一為黑龍江分界。一為請准五口通商。味首所要求者。二

條。以索賠平日損失貨物。請添浙江福建廣東口岸。欲補逾前年福建所遺國書三款為大宗。其餘皆係枝葉。因其情詞尚屬恭順。且英佛禁禁未馴。俄味欲從中說合。正可用以轉圜。是以始雖與之辯論。旋亦酌允數條。俄夷所請分界。許其往黑龍江壺口。五口通商。准與英夷等一律辦理。味夷所遺國書。已准其呈遞。並准於廣東福建附近大口處。各添小口一處。又欲減該國貨船噸鈔。皆准令回廣東酌議詳細章程。至佛夷所開十條。皆由俄轉達。其索賠兵費一條。欲於內地江河貿易一條。廣行天主教。給與照票。任其行走一條。派員進京一條。多與英夷來文相同。已令譚廷襄等據理拒絕。惟酌減稅則一條。英佛與

奏稿卷三十二

十八

味皆有是請。尚可量准。亦令譚廷襄諭知。令其回粵。聽候酌議。至佛夷於廣西西林縣一案。猶囑曉不已。此則不過將來再費一番查辦。無足重輕。以上各條。自應次第理論。復英佛兩夷。尚無覆音。味夷亦尚未滿志。而其藉口於必欲進京。即俄夷亦隨聲附和。兵船停泊。無非虛聲恫喝之意。該夷志在獲利。而所欲無幾。且俟其如何答覆。再作計較。斷不能使暢然滿意。惟有許其大略。仍以廣東為歸宿。俟有定議。再行諭知該督也。廣東已與開市。而夷人尚踞城中。穆克德納柏貴均為所挾持。奏報及寄信諭旨。大約皆須該夷過目。不但不成事體。且控制機宜。無從下手。甚至與夷首聯銜出示。尤不足服粵民之心。黃宗漢到粵

俄斷不可入省城。其穆克德納柏貴等。應如何設法。今勿與夷人為伍。然後可以辦事。前已諭譚廷襄等。與英聯要約。令其於四月內。退出廣東省城。如逾限不肯撤退。即調兵攻剿。絕其貿易。亦尚未遂。回慶。然省城尚有英兵踞守。何得先議通商。柏貴為夷挾制。辦理毫無把握。此時若不動兵。則城中夷氛斷不肯去。若與動兵。又與天津現辦情形不合。只可先行懾以虛聲。再籌辦法。前據駱秉章奏。紳士團練。非經官司諭令。不敢舉行。必俟新任總督到粵。為之主持。現在夷人不散。凌虐百姓。實畏粵民强悍。又據羅惇衍等奏。已招募東莞等縣及三元里等鄉。並佛山九十六鄉練勇。密為防備。而聲勢尚孤。未可舉動等語。是粵東民情。現在雖不舉兵。尚能足以自衛。儻該夷遂謂回帆。城候議。自可息兵。如因不遂其求。遂啟戎心。不得不與用武。候旨遵辦可也。

嘉慶二十三年

十九

癸丑。直隸總督譚廷襄。倉場侍郎崇齡。內閣學士烏爾根泰。直隸布政使錢忻和奏。味夷遣人知會。送交國書。由該使臣杜馨等。親捧前來。臣等當即接收。以禮相待。該使臣詢問。約於何日可蒙

賜給回函。以便恭領。臣等答以不能擬定時日。俟奉諭旨交下。再行照會。該使臣云。今日係粵運書。日後再來議事。當即回帆而去。謹將原封書函。咨送軍機處。恭呈

御覽。至現在英聯味三商。皆在欄江沙外。惟俄首獨在欄江沙內。探知英聯各商。每逢進口。必至俄首船上見面。俄首亦有時前往海外說話。聯絡甚固。消息相通。俄首為英聯懇求赴京。業已堅拒。該首雖稱再為行文關說。未必可靠。亦不便頻向催問。轉致持之益堅。味夷忽來進書。雖保非即轉換說合之計。惟臣等自上月十六日至今。與該夷等相持已二十餘日。其間情形變幻。倏忽不同。大抵俄首陰為主謀。英聯恃強挾制。味首則兩相依附。一國之事。各國皆知。說計多端。合而圖我。此時英聯回文七八日不至。時令小船測試河口淺深。或爬上桅桿。用千里鏡窺探村內形勢。而續到米船。並不阻止。自係專待俄味之事。如何定議。以決進止。

嘉慶二十三年

二十

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等奏。代送味夷國書一摺。披覽該夷所遞漢字夷字國書各一件。以修好問安為詞。欲派其國全權大臣駐劄京師。與俄夷之意相同。礙難允准。現既准其呈遞。自應賜函答覆。周示羈縻。若夷首詢問。回函日。告以大皇帝嘉爾前在粵東未曾助逆。數日內必當修書覆答。不必吐露他詞。如該夷詢及進京一節。譚廷襄等即當如前答俄夷之語。告以天朝體制。凡外國人許其進京者。皆係朝貢陪臣。若味對堅執。是與國款待之禮。例所不載。既無章程可仿。即恐禮貌未周。轉傷和

好之誼。此事恐難允准。其增口減稅。業經有旨。但須俟聯局定。方能均霑利益。聞所進圖書內。該國王竟自稱朕。實屬夜郎自大。不覺可笑。該夷前曾鈔錄國書。給譯廷裏等看。其詞是否相符。茲將漢字夾書。鈔給該督等。數語。惟夷書兩件。均未益用伊主國璽。僅於漢字內。墨寫國璽二字。此次回函。亦未使用。以示相當。至英船各商。時至俄船見面。俄商亦時往海外通信。其為串通一氣。已無可疑。譯廷裏等。不再催辦。所見尚協機宜。如味。是以遞書為名。轉換說合。亦可探詢各夷情狀。藉作轉圜。

大亞美理駕合東國伯理璽天德。姓布。駕南名。惟各。恭函。專致於。

大頃望良友

大清

大皇帝陛下。朕選拔賢能智士。姓列。名衛。廉。遣往駐劄。

輦轂之下。任以亞美理駕合東國使宣行事。全權大臣之任。

此臣熟識。凡屬我兩國興利除害之政。素諳我兩國交際。往來之事。兼悉朕心。常欲堅定兩國永久和睦友誼之意。

朕知此臣素行忠直善良。必盡心竭力。增修兩國之福。定。

遣

陛下悅納。況此臣特將本國和好之善願。上達。

大皇帝。惟望

陛下俯加恩待。於其所代傳諸事。悉予深信無疑。朕惟有所禱神。聖佑。

大皇帝福壽於靡既矣。肅此奉達。敬請。

金安。我主耶蘇降生後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即丁巳年三月二十五日。合東國大學士姓駕吉。名呂吉。在華。

威頓京都奉大伯理璽天德命敬啟。

甲寅。直隸總督譚廷襄。倉場侍郎崇齡。內閣學士烏爾棍。奏。直隸布政使錢忻和。奏。英俄兩商。遣人投文三件。據稱。因無全權大臣。又不准令有事進京。訴述。即將礮臺交給。伊國把守等情。詞甚悖逆。臣等查礮臺諸事。久經豫備。奉。

展復遣。赴俄商處說合。尚未轉回。今該逆居然投文。化。順。勢已決裂。若伊逆兵開礮攻擊。臣等即應會督提鎮。抵。禦。兵勇之氣。甚壯。內河火攻等具。亦已籌備。

譚廷襄等又奏。本月初七日午刻。味夷遣副使衛廉士等。

攜帶條約前來。請與臣錢忻和晤面。稱欲將十二年應行。

變通之事。先商大略。再由該正使與臣等公同酌議。臣錢。

忻和當往接見。將前次所議各條。所以可准。及所以不可。

准之故。復行剴切開導。此外無可變通。該副使深為領會。

分別存記。約俟來日再商。惟稱英俄不甚講理。到京一節。

既不允准。恐難無事。臣錢忻和。答以前曾定期接見。伊逆。

約不至。後接照會。亦曾其覆。令伊訂期會晤。又置之不廢。所請尚有此事。並未言明。貴國既為說和。應詢其究屬何意。以便斟酌。該副使應允。欣然而去。其俄夷處。先已遣人往問。仍囑委員。再未善商。迨至酉刻。忽有俄船兩艘。火輪船八隻。駛入攔江沙內。與先已停泊之火輪船八隻。聯絡並泊。鳴鼓懸旗。又有舢舨船約二十餘隻。同至。察其形狀。似欲接仗。實係有扶而求。臣等奉經料及勢必如斯。惟既未開戰。斷不令我軍先行動手。致啟釁端。該夷如果違人說和。或俄味二夷代為說和。仍當相機籠絡。儘免決裂。即行攻擊。

奏稿卷之三

三

硃批知道了。

譚廷襄等又奏。逆夷開戰。攻擊砲臺。南北兩岸大砲一齊開放。擊壞夷船四隻。詎該夷船聯絡直上。闖入內河。作賊弄傷兵勇甚多。不能站立。以致退散。砲臺即時被占。現在後無攔阻。天津關係緊要。臣等給烏爾棍奏。趕往防守。臣等廷襄在新城一帶。扼要抵禦。並令臣錢忻和沿途設法。沈船。以備阻隔。臣譚廷襄督兵不能制勝。咎無可辭。請旨將臣從重治罪。

諭內閣。孔明阿著賞給頭等侍衛。馳驛前往天津。會同譚廷襄辦理夷務。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卯刻。譚廷襄等奏。是船聯絡並進。復投逆逆。即料該夷欲行肆擾。尚冀其虛聲恫喝。乃午刻該督等馳奏。逆夷開戰。攻擊砲臺。雖經擊壞夷船四隻。詎該夷船聯絡直上。闖入內河。弄傷兵勇。砲臺被占。覽奏實深憤懣。現派孔明阿。馳往天津。會同該督布置一切。該員久歷戎行。可資臂助。該督等所謂調兵勇八九千人。並有馬隊。分別新河新城等處。此時逆氛猖獗。砲臺復路。及天津前路。水陸一帶。均宜節節嚴防。著嚴飭提督張殿元。副將達年。扼要堵禦。一經得手。即設法攻奪砲臺。毋令久踞。崇給烏爾棍奏。向至津郡。即督率團練。激勵民心。實力防守。漕船停泊內河甚多。尤應妥為彈壓。毋令擾亂。譚廷襄

奏稿卷之三

三

現今錢忻和沿途設法沈船。阻其上駛。若於海河上游。築壩未水。或決口旁洩。使下游水勢淺阻。則逆夷輪船。不能上駛。著譚廷襄酌量妥辦。屢據該督等奏。軍威尚壯。不期一戰而潰。殊出意外。譚廷襄自請治罪之處。著俟查明失利情形具奏後。再降諭旨。

又

諭前經諭令西凌阿。統帶察哈爾官兵二千名。前往山海關防堵。業經該都統等奏。先後進口。本日據譚廷襄等奏。逆夷昨日闖入天津海口。砲臺被占。京畿東路。應須設兵防堵。著西凌阿。查明營總。統先都爾帕木。郭木濟勒多爾濟等。所帶三起四起兵

一千名現抵何處即飭前往通州一帶聽候僧格林沁調遣至
山海關防務亦關緊要仍著西凌阿蘇到防守

又

諭本日據譚廷襄等奏。兵船闖入海口。礮臺被占。已派僧格林沁
等酌帶兵勇赴通州一帶防堵。尚恐兵力不敷。著成凱迅挑綠
遠城精兵一千名。配齊軍裝器械。派委得力協領等官管帶。刻
日馳赴通州駐劄。聽候調遣。毋稍遲誤。

又

諭本日據譚廷襄等奏。運夷闖入海口。占踞礮臺。該督等現在督
兵防剿。尚恐兵力不敷分布。著英隆揀調精兵一千名。配齊軍
裝器械。派委得力協領等官統帶。馳赴通州駐劄。聽候僧格林
沁調遣。毋稍遲誤。

又

諭本日據譚廷襄等奏。兵船闖入海口。轟傷兵勇。礮臺被占。現派
僧格林沁等酌帶兵勇。前赴通州一帶防堵。著哈福那迅將密
雲精兵挑選五百名。派佐領恩成管帶。刻日馳赴通州駐劄。以
資防守。毋稍遲誤。

又

諭前令西凌阿等備調察哈爾馬二千匹。本定四月內解京。著慶
煦即將前項馬二千匹。派員迅速解赴南苑牧放。並另挑選馬

二千匹備調。毋稍遲誤。

乙卯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譚廷襄等奏。兵船闖入海口。占踞礮臺。已派
僧格林沁等酌帶京營兵一千五百名。馳赴通州一帶防堵。並
調密雲兵五百名。熱河察哈爾綠遠城兵各一千名。均赴通州
一帶駐劄。官兵需支口糧。應於通州設立糧臺。著張祥河葉同
新。即派道承道錫麟趕緊妥籌辦理。毋稍遲誤。

又

諭等。諭咸京將軍慶祺。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趙德燾。閩浙
總督王懿德。福建巡撫慶端。浙江巡撫晏端書。山東巡撫崇恩。
昨據譚廷襄等馳奏。運夷船隻。闖入天津海口。轟傷兵勇。將礮
臺占踞等語。英聯二夷。在粵東犯順。復敢駛至天津。要求無厭。
俄味二夷。托說合為名。以濟其要求之念。業經譚廷襄等妥為
理諭。並有酌量加恩之處。而英聯兩夷。未遂其欲。突肆猖獗。情
殊可惡。該夷既敢在天津猖獗。所有奉天。山東。江蘇。閩浙。各省
海口。難保不肆意侵犯。著各該將軍督撫等隨時偵探。於水陸
各要隘。不動聲色。嚴密設防。總須於夷船未到之先。有備無患。
是為至要。

又

諭前據何桂清等奏。探明天津海口之北。有塘兒灣。大清河。小清

河等口。天津之南。有大山。利津等口。海運米船。設有阻滯。即可就便收泊各口。再行設法剝運。並據崇恩奏。美船北來。意甚巨測。如有請到清船。飭令挽入偏僻海口。暫行停泊守候。俟探明天津情形。或仍催趨前進。或截留設法起運。再行分別籌辦。各等語。現在美船兩隻。業經駛入天津海口。官軍接仗失利。砲臺已被占踞。該夷乘勝性成。欲以砲臺為要挾之具。一時未必即能退出。此時海運米石。已入口者。不過五十餘萬石。此外均在放洋。尚未到口。著譚廷襄。崇恩。各飭所屬。查察已進天津近處小口者。即著文彩等。相度情形。由內河設法剝運。赴通。其在山東境內小口收泊者。著崇恩。飭屬酌量地方。或囤積倉庫。陸續由運河運至通州。或俟探明天津事定。再令由海前進。並飭沿海文武。並有米船北駛者。即令挽入偏僻海口。一體停泊。相機妥辦。以免貽誤。

奏為恭摺

奏

又
前據黃宗漢奏。美船欲赴天津。請勿峻拒。當將美船到津復解。理情形。詳細寄諭矣。詎料美船兩隻。於初八日投文。欲將砲臺交伊經營。並至天津。未及回文。已即開砲。我兵失利。砲臺旋被占踞。狂悖已極。前令譚廷襄等。要約該夷。於四月內退出廣東省城。仍可相安無事。若不交出。五月中必當攻打省城。該夷城內兵丁。必至受傷。該夷並無回意。又在天津犯順。原應攻打廣

東省城。以示懲創。惟一經用兵。彼必駛往他處。肆其報復。投被另占一處。更多掣肘。只可暫緩進攻。且看俄味二夷。日內有無投文說合之事。再作計議。該督仍候旨遵行。至粵東已與通商。是否如前暢旺。抑或民人尚多疑畏。貿易較稀。柏貴等在城。能否與黃宗漢相見。該督能否設法援救出城。使不受吧噠哩等挾制。柏貴既信任崇恩之言。准與開市通商。又任聽該夷駛至天津。肆其兇惡。實屬毫無把握。此時柏貴有無挽回補救之方。以贖前愆。並著黃宗漢傳旨諭令知之。現在各海口。業已通諭嚴防。而廣東香港。為該夷巢穴。尤船紛集。並恐天津與彼攻戰。復在粵東肆其滋擾。著黃宗漢聯絡紳民。加意嚴防。是為至要。

奏為恭摺

奏

丙辰。直隸總督譚廷襄。奏。倉場侍郎崇恩。內閣學士烏爾琿。奏。直隸布政使錢忻和。奏。伏查現辦夷務。節奉諭旨。飭令嚴防。並不得先行開砲。致有藉口。臣等奉經道飭。欽遵。此查該夷投遞遞文。未及數刻。即有大輪船開近北砲臺。轉身開砲。先擊南砲臺。使兩砲臺皆不得力。迨後北砲臺回擊。續進之船。南砲臺亦回擊。在彼之船。彼此互擊。約兩時之久。美船受傷已六七隻。祇因後船並進。作倖倖免。先將北砲臺之項搗去。後將道營沙春元砲傷。洞腹腸出。登時陣亡。其南砲臺都司陳麟。千總常榮魁。經制外委趙國。營外委石振同等。亦登時陣亡。兵既不能立足。勇即相率